

續金華叢書



竹金華叢書



東萊呂太史外集目錄

第一卷

策問一

第二卷

策問二

第三卷

宏詞進卷一

隆興元年

建雄軍節度使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使除檢校少保寧遠
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制

皇叔集慶軍承宣使除保大軍節度使知大宗正事封東平
郡王制

龍圖閣直學士除禮部尙書誥

中書舍人除翰林學士誥

戒諭兩淮守令恤農詔

戒諭沿邊修武備詔

代宰臣以下賀上太上皇太上皇后尊號禮成表

代提舉國史進神宗哲宗徽宗皇帝國史表

唐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破突厥露布

唐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平薛延陀露布

漢使喻莎車諸國檄

唐河北招討使諭諸郡檄

漢太史箴

漢廷平箴

漢靈旗銘

唐大弓銘

第四卷

宏詞進卷二

講武殿記

隆儒殿記

祥符四夷述職圖贊

慶曆觀文鑒古圖贊

漢高帝未央宮上壽頌

唐太宗兩儀殿上壽頌

建隆編勅序

承華要略後序

試卷六篇

皇兄保大軍節度使除檢校少保河陽三城節度使權主奉

吳王祭祀進封加食邑實封制

周師氏箴

代提舉編類聖政所進建炎紹興詔旨表

漢輿地圖序

太祖皇帝閱武便殿頌

晉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破苻堅露布

第五卷

拾遺

題眞覺僧房蘆

再賦眞覺僧房蘆三首

漢銅弩機歌

晚步溪上

秋日

夏夜

應春坊挽章

和虞仲逸初夏懷黃巖村居

次前韻答石秀才

效進士作三年通一經

橫山吳君佚老庵記

送張孟遠序

方夫人誌

王自得祖母傅氏墓誌銘

爲韓尙書作通王氏定婚啟

爲洪無競作謝發解啟

爲吳友聞作謝發解啟

爲人作論旱劄子

過九江贈同舍陳伯秀

爲虞丞相謝生日賜生餽表

徐君墓誌銘

東萊呂太史外集目錄卷終

東萊呂太史外集卷第一

續金華叢書

策問

問名正言順大義之所以立也內修外攘大業之所以成也表大義於天下一日而白至於經綸大業則內外先後未嘗無其序焉五胡俶擾神州陸沈繇晉氏以來明君哲輔慨然有志於中原者史不絕紀庾亮之將鎮石城也郗鑒以爲資用未備不可大舉褚裒之徑赴彭城也蔡謨憂其經營分表疲民以逞殷浩之復謀再舉也王羲之謂雖有可喜之會而所憂乃重於所喜是三者迄無成績終不能出旁觀者之所料意者名不正耶言不順耶抑亦先後陵節而戾經綸之序耶溫之枋頭安之步丘裕之長安幾成而敗旣濟而覆追數其過蓋必有所在下至到彥之檀道濟王元謨沈慶之之流雖長短多寡之算不足煩前籌之箸然尙論古昔者亦不得而廢也孱儒腐生玩歲愒日者固不可與論恢復之略鳴劍抵掌志吞狼居之北莫不壯其快然橫挑強敵敗人事者又未必非此曹居兩者之間而咨至

當之論將何施而可

問方鎮在唐與國迭爲升降蓋其始列鎮於邊置將以統之至永徽

而始有節度之名至景雲而始有節度之職始

宋本此四字缺今据他本補

于開

元文武迭用不久任不兼領不遙授尾大不掉之患尙未見於天下

自天寶分置十道節度馴致潁陽之變議者固追咎林甫之任蕃將

然武德以來邊陲戍守城鎮守捉小大相維餘百年而無變者其制

要當深考而十道之分鎮輿地封略要必有失形格勢禁之宜者無

徒曰祿出非池中物而已也安史旣平而藩鎮之禍方始雖僕固懷

恩養寇以自封然此大事也子儀光弼輩曾無一言乎建中之元威

令幾振其所以失田悅於孤窮之中者費端果安在而羣叛相仍同

時有四王一帝之僭又誰致之也奉天息兵之詔始返都邑遽欲食

言陸敬輿蓋懇懇言之汴水之變歲月未幾耳乃選懦姑息而又煩

敬輿之諫人心勇怯何其不同也憲宗以英武起衰弊元年平夏末

年平山東謀畫功戰之詳皆當條舉其間如淮蔡一役宿兵數年劒

門之險則不如關長江之阻則不如錡彼易而此難其故何也河朔再失識者每恨蕭俛輩不用劉總之策藉令盡如其策所制去盧龍一道而已王庭湊史憲誠相挺而起又將何以禦之邪督師于外者亦前曰平淮蔡之裴度也師老財弊終於講解何前智而今愚邪澤潞之役李德裕許河朔世襲以安其心此權一時之宜可也使德裕而久得政長守此言根盤絡連何以爲國若異時有所更置彼將執右券以責我矣德裕之智豈不慮此蓋必有說存焉自大中以下則旣無譏矣我藝祖之興天造神斷丕變區夏一時藩臣如符彥師向拱王景十數輩皆前代屈強難制者奔走聽命無敢後先至於太平興國之初支郡遂罷而諸鎮皆歸於環衛矣兩朝開闢之大略圖同之密機經畫錯綜之本末先後願因論唐深究其所以然

問晉氏之東衣冠人物蔚然萃於一時清標勝致觴詠談賞無益於治亂之數者皆置不論獨取其關盛衰者與諸君論之王茂洪芟草萊立社稷號爲江左夷吾而坐視處仲之驚悖弗慮弗圖及再經蘇

峻之釁可以懲矣乃尙持遵養時晦之論何耶庾元規以元舅同國
休戚顧專方面之威自外制內使居中者不忍則將何以繼之溫太
眞再造王室焯乎不可揜然辭京尹詆錢鳳正歟譎歟陶士衡屏翰
武昌議者方之孔明孟德彼折翼刺指之傳信乎否也戴若思號名
士河南之行量已推賢之義安在商深源係蒼生望至爲元子所發
咄咄書空迄不能有所爲何其衰耶劉眞長一時名流皆推下之試
迹其實裨國益民者有幾何志正甘受瓦石之譏當其歲寒視諸公
何如也且車騎避權徇國其與謝安石未知其孰先孰後曾謂料將
揣敵反出郗嘉賓下耶興公義之自放丘壑若不預世故者遷都之
諫道勝之論何其切於事情也觀其所由視其所以蓋必有定論盡
枚數而著于篇

問天子六卿諸侯三卿體統相承所以綱維天下之治也自伯禹作
司空一見於虞之書而六事之咨再見於甘之誓盟津牧野周之正
朔將班矣猶曰司徒司馬司空不敢有加焉是制也蓋虞夏以來共

之約之爲百豐之爲二百張之爲三百六十是特緝其日疏其流而於大節則未之或改也四代官制至周官而備立政之作反復致意於常伯常任準人求於天地四時之官謾不知其何職瑣瑣如攜僕綴衣阪尹之屬則亦缺焉周官成於周公之手而立政亦公親筆也公自立之而自二三之何耶三公下兼六卿諸侯亦或入爲之在宣王詩王命卿士太師皇父是皇父與太師兼卿士矣則未知於六卿果何居也東遷之後號鄭皆嘗爲之若以鄭武父子並爲周司徒遂指卿士爲司徒也邪十月之交旣舉卿士矣繼之曰番維司徒是兩官也六卿倡九牧清其原於上列國之三卿受其委於下教化政事之倡固有和之者矣餘三職其誰受之先儒論傳其伍以三卿之屬大夫兼大宰司寇之事就如其說曾謂爲國以禮常伯之職乃不能輟一大夫兼之耶夏父弗忌爲魯宗伯見於左氏則先儒之說又未可信矣羽父求太宰臧氏爲司寇使六官果卿之屬大夫則輩也必不降心求之而臧孫之聘會春秋所書曷爲例於三家無所輕重邪

借曰東遷之後諸侯廢置自如傳載孔子以司寇相魯名不正則言
不順命官非先王之故孔子肯安之邪宋襄公泓之戰大司馬諫司
馬子魚復諫同時而二司馬何也晉士蔣爲大司空則既與聞國政
矣文襄之後司空司馬不得列於卿而參於輿帥候正之間其軒輊
何意也太師太傅天子三公晉既僭有之而趙宣子成晉國之政乃
授太傅陽子太師賈佗行焉其班爵亦少卑矣漢氏中葉取諸侯三
卿之名而位之三公抑又何所祖述也至諸侯王國則置傅相中尉
皆二千石而命於天朝豈三卿之苗裔邪官師之升降治道之開塞
係焉盍相與求其說

問至治無象至亂亦無象治與未治實相遠而形相近者也蓋文景
無可書之事而中世之君亦無可書之惡房杜無可載之功而具員
之相亦無可載之過果何道而辨之耶寬大似疎闊簡易似縱弛安
靜似緘默函覆似冗濫優游似怠荒精審似猶豫見其似而不得其
眞則其害有不勝言者矣畏其似而併棄其眞則其害亦有不勝言

者此論治體者所當辨之於早者也差之毫釐固將以可憂爲可喜以可戒爲可師非是錯處而美惡易位矣故願與諸君論之

問學之不講聖人之所憂也講學烏乎始當自孔孟之門始孔孟之所講蓋嘗閱其略矣聞之與達也政之與事也性習之近遠也禮樂之先後也聖智之終始也仁義之內外也毫釐之際未嘗不精言而明辯之反復紬繹則猶有未判然者四五十而無聞夫子前曰方以厲後學及對子張之問遽奪聞而與達夫子亦言乎政事之判舉其端而未嘗言其曰定哀之間誅賞號令具載於春秋試取而枚數之抑孰爲政孰爲事也習之相遠不待訓詁而可知性而曰相近其於一本同源之旨果無可致思者耶質勝文者野也文質彬彬者君子也夫子舍其全而從其偏或曰將反周之文而用夏之忠是耶非耶譬之金玉則智始而聖終譬之巧力則聖至而智中此一章耳以智爲尙則害前說以聖爲尙則害後說抑猶有並行而不相悖之論乎否也告子義外之說其與義以方外奚辨孟子置仁內而不言或

者告子既知仁耶則未有知仁而不知義也彼長而我長之彼白而我白之斯言也蓋堅白同異之祖孟子累章辨析歷舉玉雪羽馬人五白之說借其矛而伐之而其技窮名物之同異可得而考乎夫精義所以致用要必章條部區洞達通貫然後可以言學其毋以物色牝牡不知爲解

問周公作君奭之篇歷數成湯至于文武靡臣碩輔功烈之盛以勉召公夫立乎成王之世而望商周之間元老所傳耳目所接宜其無毫釐之不盡也然高宗舉傳說於版築之中置諸丞弼三篇之書光明闕肆蓋所謂明良千載之遇而周公獨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沒傳說之名而不稱何耶維師尙父佑文武以興周詩之所歌孟子之所稱六韜之所載諸子百家之所述不可誣也而周公論昭文王昭武王之臣徧舉號叔散宜生泰顛南宮括之屬而不列太公於其間抑又何也聖人之言抑揚去取爲有深意周公豈欺我哉

問兵食大政也以水佐攻者疆以水佐耕者豐蓋水者兵食之司
命而江淮者抑又水之居也疏而爲川匯而爲陂屏而爲坊堙而爲
塿奇正出焉勝負判焉穰歉權焉列于史牒者遽數之不能終其物
試簡其二三策論之吳子夫差城邗溝通江淮此自南通北之道也
考其地形所謂射陽湖所謂末口所謂廣陵韓江流之源委勢之高
下名之遷易論進取者皆不可不稽魏文帝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
寒冰舟不得入江此自北通南之道也考其地形所謂精湖所謂廣
陵故城何所經歷何所通滯何所開遏論守禦者皆不可不察芍陂
之田曹氏故迹也壑闢之略諸蓄之方疆畝之數可得而講乎濡須
之塢孫氏重地也城之南北岸之東西洲之中外可得而論乎齊垣
崇祖之守壽陽欲堰淝水以自固議者以自有淝水未嘗堰難之崇
祖不願終以取勝梁武帝堰淮水以灌壽陽浮山之役功力視崇祖
不啻百倍也魏人謂終當自壞未幾竟如所料壽陽一地在齊可堰
在梁則不可堰料於前者拙料於後者工豈天時不齊而地利有改